

的囚犯或者伊利沙白市、牙多市、或科爾委西居民比較複雜的地方會有人鬧事。

所以我們把囚犯關在特別徵用的屋子內。我所講的屋子是多數，因為這又是為了安全起見，囚犯們搬來搬去已經搬過幾次。他們曾經被關在伊利沙白市附近，Tumbwe 附近，Shinkolobwe 附近，最近又搬到木察察附近。

他們剛從最後被押的地方逃走，大約因為囚犯既不靠近任何城市也不知道他們的所在，所以戒備鬆懈，他們於是趁機而逸。

我現在不明白他們脫逃時的確切情形。我所知道的不外乎我剛才所宣讀的電話內容。

因為這輛汽車油缸存油只够走一百公里，我們也就這樣限制了初步的搜查地區。現在已經採取警備措施。凡通往大城鎮的公路都已經切斷而且建立了路口封鎖，並已向南卡塞省告警，以便在交界地方也採取同樣的措施。

部長會議最近舉行而且決定懸賞三十萬法郎，五萬法郎與五萬法郎捉拿魯孟巴、烏基多與姆波魯三人。

部長會議充分體會到拿獲這三個逃犯的人深怕魯孟巴的從人報復而不願暴露姓名。所以他們的姓名保證決不暴露，而且已經有所布置，通風報信請打 3399 號電話，經常有人守聽。

內務部接有續報當即公布。

昨天，卡坦加空軍“Heron”式機一架飛越科爾委西地區，在南 10°25' 與東 23°50' 發現有黑色汽車一輛。

該機無法正式辨認，已立即另派直昇飛機數架飛往該地搜集更充分之情報。

## 附件貳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聯合國剛果辦事處駐  
伊利沙白市代表致宗貝先生之說帖

聯合國剛果辦事處駐伊利沙白市代表謹向宗貝主席致意，案查二月十日業已奉上口頭節略一件，表示已經察及報紙所載卡坦加當局關於魯孟巴先生與同案二犯越獄一事所發表之消息。本代表茲奉秘書長之命通知宗貝主席，報載卡坦加當局所發表之消息以及相當廣泛流傳之謠言令人對於此等囚犯之生死下落不勝焦慮。莫農哥先生在二月十日所發表之消息〔附件壹〕及

次日卡坦加無線電臺所廣播之公報頗不相符，因此此種憂慮更感普遍。秘書長竭誠希望此等囚犯並未死於非命，倘有差池定有嚴重後果。此案事關卡坦加與剛果以至整個國際社會，經過情形亟待闡明，秘書長促請卡坦加當局與聯合國切實合作進行澈底調查，切勿有何保留。此項調查應包括魯孟巴先生及其同伴之被扣情形、被囚地點、負責守衛之人員等等。聯合國職員應有權立即前往被囚處所調查據報脫逃時所用並在 Mukonko 附近濠溝中發現的汽車。卡坦加當局應該同意進行調查，因為否則國際輿論界所作結論可能對於他們的名譽非常不利。本代表表示要為此事拜會宗貝先生及內務部長，聯合國軍參謀長明晨將到伊利沙白市，以便獲得有關囚犯下落的直接消息，亦將隨同前來。

文件 S/4688/Add.1

〔原件：法文〕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

下文係駐剛果特派代表送交秘書長之卡坦加內務部長莫農哥先生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發表之談話。

“我現在向你們報告魯孟巴先生及其同案共犯烏基多與姆波魯的死訊。

“昨晚有來自科爾委西地區的卡坦加人來我私宅報告我說魯孟巴、烏基多和姆波魯都於昨天早晨被離開發現汽車地方頗遠的一個小村的居民殺死，我們還弄不清楚這三個逃犯怎麼會去到那邊。

“我接獲這一消息後就報告宗貝主席和國家的主要機關。

“今晨我們前往該地，一行數人有部長 Ki-bwe, Kitenge 和我本人，都能辨認這三個屍體。我們隨帶醫生一人，以便查明確係魯孟巴、烏基多與姆波魯的屍體時簽發死亡證書。已經辨認，絕無疑義，而且已經證明死亡。屍體業已埋葬，但是地點不能發表以免有人前往朝拜。

“結束魯孟巴及其共犯的慘劇的居民的村莊名稱甚至連他們的部落名稱也不能發表，因為深怕這些卡坦加人可能成為魯孟巴擁護者的報復對象。

“這些卡坦加入做事雖然略嫌急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逃犯身帶凶器，情有可原，他們替卡坦加，替剛果、非洲，替全世界除了一個若干人故意擴大而且成為威脅人類之禍根的問題却也未可厚非。

“這個村莊將獲得部長會議所答應的四萬法郎獎金。關於逃犯致死情形我所能告訴你們的到此為止。如果我說魯孟巴之死使我傷心，我就說謊了。你們知道我對於他的感覺是如何的：他是一個普通的罪犯，卡坦加數千人的死亡，卡塞上萬人的死亡，都該由他負責，不說在東方省內與基卑被迫害的和被幹掉的人們。哈瑪紹先生親口講過，對卡塞的巴魯巴的行動不亞於種族迫害。所以我可以斷定審判魯孟巴的結果定會判他死刑。不過我却寧可把魯孟巴及其共犯依法審判。他們只能怪他們自己，他們不該在這種親政府的地區當他們的朋友在聯合國把卡坦加逼得冒火的時候偏偏逃走。我當然知道聯合國會說此事徹頭徹尾是陰謀，說我們把他們謀害了。這種控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魯孟巴在卡坦加壽終正寢，仍有人會說是我們謀殺的，唯一原因就是死在卡坦加境內。我是像平常一樣講老實話的。有人會告我們謀殺他們。我的答復是：拿出證據來。爲了證明我們講信義，我們對於記者團不加阻撓。

“我而且逆料共黨魯孟巴的朋友會在安全理事會裏提出這三個逃犯的死亡問題。就算是我們把他們槍斃了——這是絕對否認的，而且絕無證據——我要預先拒絕承認聯合國有權對此案採取行動。

“這裏我要回溯美國 Sacco 與 Vanzetti, Julius 與 Ethel Rosenberg 以及甚至 Caryl Chessman 等案。我不願把魯孟巴及其共犯與他們相比，也不願斷定他們有罪無罪。我祇想回溯全世界輿論界及最高宗教當局對於這些有名的案件都會爲被告孜孜不懈的出面干涉，但是無效。美國根本不睬，認為各案根本事關國內管轄。

“有人不承認我們有這種權利，僅僅因爲我們是黑人而且國家年青。非洲的青年國家却不能明白爲什麼如此悍然蔑視非洲國家的主權。

“我要引證別的例子，甚至更加驚人。

“南美國家常有反對黨領袖被正法，聯合國曾經調查過他們的下落麼？伊拉克國王 Faisal 之死聯合國覺得難過麼？魯孟巴的黨徒在卡塞幹掉成千上萬巴魯巴人，聯合國想法保護他們過麼？喀麥隆領袖 Moumié 在瑞士中毒身死，聯合國曾經調查過麼？幾百萬俄羅斯人在蘇聯集中營裏斷送生命，前國聯與聯合國曾經關心過他們的命運麼？匈牙利的標準愛國義士 Maleter 將軍或者 Imre Nagy 的生命，聯合國又如何設法保護的呢？Mihailović 將軍被政敵狄托殺死，組成聯合國的同盟國不是不聲不響丟開不管了麼？

“這種事情是不勝枚舉的。我所講的已够使聯合國羞恥，只要事關強國，聯合國就戰戰兢兢躲在後邊，碰到弱小國家就想行使其所謂職權。

“讓聯合國在裝腔做勢大吹大擂稱道不像我剛才所講的大多數人而是微不足道的匹夫的時候心目中記牢 Mihailović, Maleter, Imre Nagy 及其他許多人的音容吧。”

文件 S/4688/Add.2

[原件：英、法文]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曾與卡坦加省政府主席宗貝先生交換函件如次：

壹．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秘書長駐  
剛果特派代表致宗貝先生函

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和烏基多先生的遺眷今天來訪我，要求聯合國斡旋請你准許他們領回死者的屍體。我認爲允其所請在人道上是一種重要的義務，我特爲這次殘酷慘劇的犧牲者，促請閣下響應他們的呼籲。在文明各國喪家都能依賴當局的協助去向死者致敬。我相信尤其在剛果，巴圖族的傳統，一如基督教徒，親人負有含殮成服在故鄉舉行家祭並且安葬死者的神聖義務。所以我相信閣下定會採取必要步驟使得魯孟巴先生、姆波魯先生和烏基多先生的遺族得以履行此項義務。他們的家屬都請我幫助他們回去故鄉奔喪辦理喪事。我已經採取直接行動允其所請。如果因爲沒有運輸工具而不能運屍的話，儘可用聯合國的飛機把屍體從伊利沙白市起運。